

2024年6月2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马晴春

株洲故事

淦田老街看打铁

李洲殊

初夏的雨,已经可以嗅出青梅的味道,雨丝如织,仿佛和烟一起洒落。走在濠口淦田老街,这雨平添一分清新和亲切,这老街像一条从墙院檐房中流过的古老小河,断断续续,曲径通幽。

老街的一隅,藏着一家不大起眼的铁匠铺。铺面不大,屋檐低矮,但炉火通明,铁锤声“叮叮”入耳。青砖修筑的墙面虽显陈旧,却透着一股坚韧与厚重。走进铺内,一股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烟熏火燎,各式工具、各式铁器摆放得整整齐齐,它们或锋利,或粗糙,或小巧玲珑,散发着独特的乌黑的光泽。打铁汉子带着汗水脸庞被炉火映得通红发亮,正手持铁钳,在炉火中翻出通红的铁块,甩在一头尖角的铁墩上。

铁匠的手法熟练而有力,伴随着火星四溅,清脆的声音再一次充满房间,透到了老街,每次敲击都准确无误地落在铁块的某一处。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身体移动都显得那么和谐,流畅的动作像在表演一场节奏鲜明的舞蹈,随着铁锤的起落,铁块在他手中有了生命,逐渐形状具备,像一个红嫩的婴儿正在孕育诞生。我被铁匠的技艺深深吸引,站在铁铺门口的砂轮机边,雨声、铁锤声、炉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一首古老的乐章,诉说着铁匠的辛勤与淦田老街的兴衰。这家铁匠铺,这位铁匠,以及他手中的铁锤与炉火,曾经只是这淦田老街最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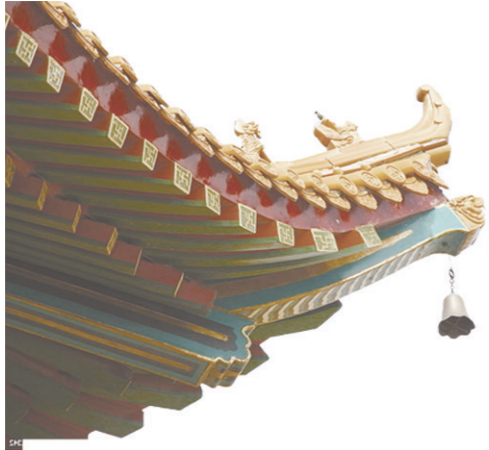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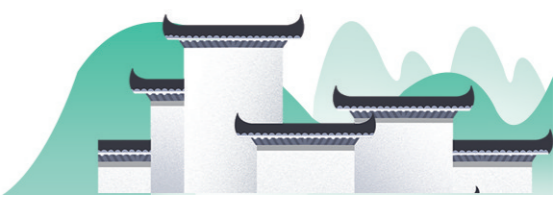
湘江之滨的淦田渡,自古以来就是湘中水陆交通的要冲,更是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兴盛时期,淦田古街商贾云集,舟车辐辏,各类商铺里,从丝绸布匹到陶瓷铁器,从药材茶叶到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各色口音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商人们在这里进行着繁忙的交易,三教九流的旅客在此停留聚散,各地风俗故事在这里冲突交融。1926年《湘潭公报》曾载:“街市之热闹,不可言状,夜间花灯满市、通宵达旦,如同白昼,门前宾客盈门,生意较前发达十倍……”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不再是客货运输的主要途径,淦田渡的商业活动像一曲繁华的戏曲渐渐到了尾声。盛极一时的老街,只有徘徊在渡口边的老婆婆,手提着竹篮筐在轻声地叫卖,还有执着的铁匠在火花中默默地铿锵捶打,还有雨声,渐渐沥沥。“铁匠师傅突然抬起了头,用袖口在头上揩了一把汗,与一旁凝眸的我目光交汇,相视一笑,那笑容似乎有些自嘲,更有些自信,眼中闪烁着坚定、热情和饱满的精神,如同晨曦中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温暖而明亮。”

我无从探求铁匠师傅的过往和故事,但我终于看清了他戴着烟尘的皱纹,粗糙厚实的双手,长年在炉火旁劳作的古铜色皮肤,手臂上被飞溅的铁渣烫伤的疤痕,和不得不穿又因为炎热而卷起的牛仔短裤。这是他与铁砧和铁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的证明。雨越下越大,铁匠并未停下手中的工作。他继续挥舞着铁锤,敲打着铁块,仿佛在与夏日的雨和清静的古街进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打铁是对铁的锤炼,传统文化是对心灵的锤炼,我们每个人也被这生活锻打锤炼着,敲去了杂质,成为一块有用铁。一锤,一声,是淦田老街故事的余音,也是一锤给我最温柔的棒喝。然而这一切,对于铁匠师傅来说,并不重要。

离开铁匠铺时,我回头一望。那炉火仍在燃烧,铁具和砂轮机仍静静地躺在角落里,铁匠的身影在炉火与雨水的交织中逐渐模糊。我知道,即使雨停了,即使天色已晚,即使街上的商铺都永远地关上了店门,铁匠师傅仍会坚守在这里,第二天天一亮,他又会继续他的工作,他舍不得这份古老珍贵的手艺,舍不得有关淦田老街的记忆。



诗歌

醴陵陶瓷

玉珍

肯定不是偶然
我们发现
这技艺在一片火焰中睡去
醒来已全然不同

一件瓷被如此呈现出
想象与流传
伴随它忍受的:坚硬无比的焚毁
然后是轻捧而出的通体光明

在醴陵遍地都是瓷
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屋中满是稿纸
他们来这儿
获得一种礼物被称为“捡”
因为美的身后跟着无限多慷慨

这些满地的碎片正是两千年练习
穿过很多个时代来到今日下午
此时我身边满是这种秘莫测的经历
惊动那浓红或寂静的神奇

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弃物
它仍有杰作之气
艺术和珍品间布满必然的缝隙
在最完美的那个身旁孤独地眠着

起初他们从一团泥开始,去创造一个容器
耐心、决绝、精密地
在这儿琢磨,在沅山月形湾古窑
一年一年地烧

从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中
烧出晶莹剔透如白玉
如钟磬的低音徘徊在山中

在闷火的窑中溢满赤色星河
守窑人在外面。直到墨色的黑夜捧出
一个必然绝对的杰作
使他激动得发抖

一尊釉下五彩瓷扁豆双禽瓶
湿润挺拔,冰清如玉
无眼得几乎要融进时间而消失

虽然那时我只站在一块很小的展厅的灯下
头上是黑夜一样的顶
仍看到它洁白成严的气魄
霎时媲美星辰

青山浓厚仍新,如完美或扔弃的那些瓷瓶
堆叠成气候,后来人坐在它
永恒的沉默中

在那手艺人形成各种白
或已在窑中死去的白
从死亡中走来充满情感

这尊瓷在这儿能照亮整个市区
即便它沉睡于最小最黑的框中
它纯洁的光亮仍发出优美的低音

就算静坐到永远
永远也道不上它
穿过沉闷的鸦雀无声的折磨
人知道自己都不能承受那焚毁

摆放一个瓷瓶,托住它优美的
饱满般的颈,周遭就全朝着这边涌来
一颗陶瓷鼻烟壶
也像一粒飞鸟掌控天空之大

自看到强烈的绝响
从这儿传出,人们就来到这儿
我们面对满世界瓷放空了大脑
我们蹲在那儿捡瓷几乎放空了大脑
如果装满了思想与贪婪就无法真正靠近美

当看到一件漂亮的陶瓷我总想起
人的诞生
其中必要有机遇与奇迹的一刻
才成为现在的醴陵,现在的瓷

比如那年北京的秋天
那蓝色天幕下发光的果实
给我突然的震撼
那不是物品,而是生命

我不会写一首人人看懂,人人认同的诗
来赞美我心仪的瓷
正因为博物馆已有精妙的
正确的解说词

这是机械复制了不了的东西
它永在技艺的顶端探索,等待,记忆
那儿一切的悲痛,深情,欣喜
由人而来……

由一种灵魂
因为全部的AI无法完成一个灵魂
的瓷

桃源洞镜花溪
图片来源于网络

镜花溪(上)

黄建林

(一)

天气预报说那天武陵县晴朗无雨,我便背着相机,开着小车去了神农谷。在景区管理局找到了一个伙伴小邱,便一路奔镜花溪景区去了。

神农谷最富特色的水体风景,大多在镜花溪上。游道还是那条曲折崎岖的石砌游道,流水还是镜花溪千年不变的流水。镜花溪的景观,可以用“移步易景”来形容。出了桃源洞宾馆旁的“兰园”,登上数十级台阶,眼前就是一面高悬的峭壁,游道在峭壁当中横过,令人心惊胆战,虽有护栏在外边挡着,也叫人提心吊胆。走着走着便来到了黑龙潭跟前,黑龙潭旁边有一线瀑,瀑流飘飘洒洒,如线如缕。一线瀑前有观石亭,亭子四檐飞翘,如鸢鸟展翅欲飞。亭子红柱白天,红色琉璃瓦覆顶,在绿水青山之间,别有一种韵味。亭子下就是黑龙潭,水潭上游崖壁陡峻,崖壁倾斜,水流咆哮如巨龙从崖壁间腾飞而入。后人在黑龙潭的一面崖壁上,用王羲之的行书字体篆刻了“龙吟”两个巨大的字,以示传奇。

黑龙潭上面是情侣湖,湖面上有座混凝土平板桥,叫做镜花桥。桥很窄,仅可容两人并肩通过,桥栏是十厘米大小的混凝土梁柱搭成的。但是,站在桥的任何位置拍照,都很漂亮。桥的一头有峭岩,若下是游道,道旁树木茂盛,很好看;桥

的另一头,古木参天,“情侣荷”俨然一对夫妻矗立桥头,树下游道与镜花亭掩映其中,又是一道奇美的景观;不用桥头作背景,取镜花溪上游溪谷作背景,树木葱郁,溪谷幽深;取镜花溪下游作背景,溪岸悬崖巍峨,古木在溪岸被老藤缠绕着。桥下的碧潭中水波荡漾,一方巨石露出光亮的一角,“情侣湖”三个楷体字标识赫然映入眼帘,水波像丝绸的绿绸中国绕着这方石头,而另一方石头在它的上方,抵挡着水潭上游的溪谷那冲击而下的浪涛,这又是一对相依相随相亲相爱的“情侣”,再配上潭岸上的那对“情侣荷”,两棵荷叶枝叶相拥,茎干相偎,不离不弃,这里就是天下有情人畅叙幽怀,缠绵岁月,见证爱情的最好所在。

(二)

循“情侣荷”树下的游道而入,数十阶坡路之后,转折进入一片毛竹林,游道在竹林中蜿蜒而进,阳光稀疏,竹影斑驳,林下镜花溪潺潺舒缓,水声温婉,偶尔一两声鸟鸣撞入耳鼓,又令人目眩耳悦。到竹林深处,一脉小溪从山间轻吟而来,在足边玲珑小唱,让蒲蒲和水芹们在石隙间崖隙摇晃着青翠舞伴,真真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竹影泉声”图。

前方山凹处,纷繁的古藤与忠贞的古木正在上演一幕原始的情爱大片。于沙先生生说:“眼前是一个藤的王国。树多高,藤多高;树多密,藤多密。

记事本

当年上学路

关中月

路挑着柴禾去卖,赚点学费。每回挑个三四十斤,走三四里路,肩膀磨得生痛。

伤疤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上小学时,在风寒冷冷的冬天,因为怕手脚生冻疮,就提着火笼去学校。一天,在爬坡时,脚下一滑,手中的火笼被打翻,右手不仅擦伤了,还被烫着了。伤口一个月后才结疤。

穿“小鞋”是非常难受的事。那时经济拮据,大多数人家的孩子,衣服、鞋子是“弟弟哥哥的,妹妹穿的”。我更窘迫,夏天,赤脚上学,其他季节,只有一双“解放鞋”。人长高了,脚长了,鞋子却没换,显小,紧得“扎脚”。

难“过”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懵懵懂懂的年纪,总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我怕黑、怕水、怕狗,甚至怕蜜蜂和毛毛虫。我曾视上学之路为畏途,因为要通过不少“关卡”。

第一关,“蜇人的蜂”。邻居家养有几箱蜜蜂,花开之时,小蜜蜂从窗户飞进飞出,嗡嗡声不绝于耳,让我心惊胆战。一次,一只蜜蜂蜇了我一口,右眼皮顿时肿得看不清路。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每次经过时,我都跑得比兔子还快。

第二关,“逗人的狗”。途中的罗家是个大家族,屋挨着屋,檐对着檐,人口近百,很是热闹。罗家喜欢养狗,大狗小狗有十几条,见到陌生人就狂吠、狂追。我怕得要命。起初经过罗家时,总是瞻前顾后,走走停停。后来,大人教我一招:你走你的,装着没看见。从此有过惊无险。

第三关,“啄人的鹅”。罗家过后是刘家。刘家人养有几群白鹅。这种鹅,成年后高大威猛,争强好斗,不管大人小孩,都敢追、敢啄。我怕大鹅,曾经被它追得抱头鼠窜。几次之后,我学聪明了:持一根树枝,赶它。

第四关,“骇人的桥”。上初中时,在黄泥湾水电站附近,要经过一根涵管。涵管铁制,滚圆,直径约三十厘米,长五六米,架在奔流的江水之上。我小心踏上去,踩实每一步,生怕一脚踩空。遇上刮风、下雨天,就更加小心。经过的次数多了,我逐渐掌握了平衡的要领,从容了许多。

难“舍”

水口圩,地处一个山谷盆地的南端,长六里,宽两里。106国道从盆地中间穿过,一东一西两条河流在盆地的北端汇合后,再从落差极大的山谷口“大风壑”流出。公路旁、山脚下散布着五六个村落。小桥、流水、人家,风景美如画。

难舍当年求学路。曲折漫长的小路旁有诱人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物特产等,既可饱眼福,又可饱口福,还可饱手福。这无形中增添了路上的乐趣,冲淡着徒步的艰辛,以至于“乐以忘忧”。

路边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飞凤仙遗迹。去欧家湾的路边,有座壁立千仞的大山,半山腰上有座古老的飞凤仙。上世纪60年代末,飞凤仙遭破坏。我路过时,经常会下意识抬头观望。依稀可